

和平統一

在信仰上和利害上，必須作決定的時候，誰是親？誰是友？會發生矛盾。

希伯崙曾是大衛王朝的老根，誰想，曾幾何時，禍患卻會從那裏發生。

還不過幾天前，大衛王離開寶座和王宮，逃離耶路撒冷，他的兒子押沙龍一曾是他最寵愛的英俊兒子，追索父親的老命。現在，押沙龍冰冷的軀體，被拋棄在以法蓮荒林中的石堆下。本來是歡樂的一家，子孫繞膝，怎麼會有這場戰爭？怎麼會有這樣的結局？

王在城門樓上，蒙着臉，大聲哭號說：“我兒押沙龍啊！押沙龍，我兒！我兒啊！”充滿慈父喪子的哀聲，進城的軍隊，經過城門，該是挺胸昂首凱旋的行列，王在城樓上檢閱，或在慰勞將士。現在大家都垂頭喪氣，像是打了敗仗歸來的殘兵。

約押哪見得如此景象！

從統馭術的觀點，約押曉得統帥的責任，必須要控制情緒，因為那關係士氣，是王對國家的義務。

憂樂失節，表明敵友不分。作為最高統帥，這算幹甚麼！押沙龍是約押親手殺死的，為了二人之間長久的複雜關係，也容不得他活着。

約押敢於頂撞王的老脾氣又來了。那位老戰友，大踏步衝上城樓，對王說：“你今日，使你一切僕人臉面慚愧了！他們今日救了你的性命，和你兒女妻妾的性命，你卻愛那恨你的人，恨那愛你的人。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將帥僕人為念。我今日看明，若押沙龍活着，我們都死了，你就喜悅了。現在，你當出去，安慰你僕人的心。我指着耶和華起誓，你若不出去，今夜必無一人與你同在一處；這禍患就比你從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甚！”（撒下一九：1-7）

約押說話的語氣，雖然不溫馴，頗不似對上級，倒像是教訓，卻是最基本的戰爭概念：戰爭只有敵我的分野，生與死，愛與恨，安與危，得與失，全都決定於意志和力量，結果是成功或失敗。

這本來不應該存在於家庭成員之間，面臨的卻是父子的對決！誰都懂得——“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”。是說殺了誰的父親，作兒子的，絕不跟他同活在一個天底下，必須得有一個死。但就在這個天底下，居然有兒子要弑父！還好，天不容逆子，作父親的，卻為死去的兒子悲哀。

得生，得家，得國，自古是喜劇的基本要件；擺在眼前的是，沒有誰歡喜。這就是內戰的悲劇！忒多成熟的人們，為何要涉足其中？豈不是都起於私慾？

在現實之前，要講的是有用，不容爭論哪是對的，悔不當初更於事無補。

沒有時間整理複雜的情感，大衛聽得進實用的道理，強抑父親的悲痛，拿起王的權杖，坐在責任的城門口。跟從叛黨的以色列人，眼見新首領已經失去，樹倒猢猻散，放下造反的旗幟，各人回自己的家去了。

群眾本來就沒有啥革命熱情，更缺乏信仰的基礎，冷靜下來，思想是誰炮製的“香膏”？奉甚麼權威，竟然膏立押沙龍作王？那年輕的政客，除了廉價的笑容，腰身柔軟彎得夠低，謙恭下士，又有何德何能？

大衛誠然現在年老了，僵硬的腰不能彎下了，那還不是為人民征戰的結果？應該記得這些年來，大衛作他們的保障，他們不曾再受敵國的侵略，他們享受了多少戰勝的喜悅，他們的生活比過去更好；以地中海岸叢爾小國，竟然躋身富強國家之林，足以自豪！這些都是神的恩惠，藉祂的受膏者賜下，還有甚麼可不滿足的？

竟然被一個新出的政客愚弄！他所給他們的，只是空汎的應許——“明天更好”！其實，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野心。經歷了偌大一場動亂，現在，他們覺醒了！

以色列人曉得大衛的性格，他從來不願由自己發動內戰，現在更不想重新征服一度擁護兒子的臣民。

有人表示意願：“我們應該請王回來！”

大衛差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去見祭司撒督和亞比亞他，宗教人不偏向政治路線，諷示他們建議猶大的長老們，代表猶大支派的民意，請王復位，和平統一。

王觀察亞瑪撒，雖然作過押沙龍的元帥，手裏握有武裝部隊，卻不是激進好戰的軍閥，倒像是置身事外；是押沙龍親自領頭追殺父王。大衛主動赦免亞瑪撒叛亂戰犯的罪名，發誓給他作全國的元帥。這樣，猶大人形成了集體意願，派代表去請王和原有政府回來。（一九：11-14）

國不可一日無君。大衛王俯順民意，答允繼續統治。他逡巡在約但河邊，安閑的看古老的河水。五百年來，約書亞曾從吉甲渡河，進入應許之地；從河中取出的十二塊石頭，仍然作見證。河水，循原來的方向流動。

猶大支派的歡迎代表們來了。誰想得到，人群中冒出一個本雅憫人來，居然是示每！河面不寬，淺淺的河水平緩流動，用不着見風駛舵。他號召了一千本雅憫人，而且還結合了掃羅家的舊僕人洗巴，同他十五個兒子，二十名

僕人，赤腳趟過約但河，來迎接王。同來的有擺渡船，供王命令使用，安排家眷渡河。

示每第一個迎上來，半身還濕漉漉的，俯伏在地上的一灘泥水中，向王下拜。他那咒罵的口，變得說話委婉動聽：“王出耶路撒冷的時候，僕人我一時想不開，行過悖逆的事，傷王的心，求王忘記，切不要記在心上；僕人也自知有罪，所以約瑟全家中，今日我首先下來，迎接我主我王！”此人善改編歷史，本雅憫竟然轉變成約瑟後代。巴西萊，瑪吉等家族，都在那裏，人群剛從瑪拿西地界下來，這本雅憫人卻義務自任“約瑟家”代表！

亞比篩睚皆必報，屬於軍事裁判性格，以此人咒罵耶和華的受膏者理應處決。但大衛需要的是重建和平，立誓寬赦他。（一九：18-23）

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，也來迎接王。他從王逃離耶路撒冷的日子，直到王平安返來，就沒有修鬍鬚，沒有洗衣服，也沒有修腳，表明與王同受患難。他向王表白，自己沒能共赴國難的原因：“我主我王，僕人是瘸腿的。那日我想有備驢騎上，與王同去，無奈我的僕人欺哄了我；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讒毀我。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樣好，就怎樣行吧！...”這個老實人，只記念王的恩典，並不計較利益；王判斷他與狡黠的僕人洗巴均分地土；他只樂見王光復故國，平安回宮，“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以。”他明知王的判斷有瑕疵，有欠公道；不過國事初定，惡奴有十五個兒子，二十名僕人，攪亂起來，日子怎麼過？寧可委屈求和平。（一九：24-30）

老人家巴西萊，已經八十高年。王落難時，他慷慨供應，現在來送王回京。大衛自然不是過河拆橋的人，邀請他同回京養老，安享富貴尊榮。但巴西萊不求報圖賞，甘願終老家鄉；只同意讓他的兒子金罕，去耶路撒冷，在宮廷服事王。（一九：31-39）

注：聖經中沒有“橋”字，是視橋猶路，以江河為自然形成。

一切似是和平變睦。戰亂，到底會留下些裂隙；有的隱伏，有的會隨季候浮現，擴大。猶大支派不曾與以色列協商請王復位，似在獨斷獨行，忘記了其他的骨肉情緣，信仰相同，血統與文化，是不能斬斷的。（一九：41-43）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